

# 新牙醫師運動的緣起與省思

關心牙科診療環境的觀察者，近年以來，一定發現許多訊息一波又一波的展開。可以顯見，蟄伏在牙醫界多年的求理想運動，已經由以往的單獨運作，化零為整地有其可見的未來，而且勢正可喜的日漸成長。

有別於早年出國深造均甚少回國的現象，學有所成的專科醫師近年來紛紛返國投入仍然毫無理想環境可言的牙醫界。不論是有“幸”擠入原本空缺有限的教學醫院與否，他們不願苟同於現存的封建意識渾厚的牙醫界體制，分別以所學的學術演講活動，吸引了一直與教學醫院跡近涇渭分明的開業牙醫師前往聽講，一時蔚為至今仍然未衰的風氣。我們以為這樣的訊息，是這一個時代“新牙醫運動”的開端，不但影響了以後的牙醫界的活動，而且理想的牙科診療環境，終於有了可以預見的將來。

經由頻繁熱絡的學術演講活動之中，開業牙醫師與這些專科醫師間，已然逐步建立了相互之間的互助關係。大部分「選擇」開業的專科醫師，可貴地均以堅持專業診療的型態開業，接受一般牙醫師的轉診，不但解決了一般牙醫師，原先面對力有未逮的臨床病例時，不得不勉力而為的窘態，讓患者能有較佳診療品質的選擇機會。更可敬之處，仍在於接受患者之

轉診時，開業專科醫師均能有所回應，讓一般牙醫師感受到不同於轉診某些大醫院的冷淡態度，因而更強化了雙方之間合作的關係。

從這一方面，我們已然看到了理想診療的初步架構。雖然架構的規模仍然甚小，但是其內的每一單位，均能在患者診療品質提升之際，有其合理的回報，無形中這樣的架構，已經成為不可能被拆散的發展實體。這對於以遷就現實環境的大多數開業型態之牙醫界而言，能安穩穩生根的這種被認為理想得不切實際的大膽開業架構，已經由實驗性的開業，證明了也可以存在與成長的理由；等於為已開業或將來打算開業的牙醫師們，提供了多一種開業型態的選擇。

而在另一方面的同時，屬於牙醫師的刊物活躍起來，展開了對牙醫界諸現象的批判與檢討。「牙橋」忝為其一，幸運地蒙受開業牙醫師的青睞有加，以致與有榮焉地促進了公會團體甦醒。以後的各種活動，對外展開了對社會大眾正確的接觸角度，諸如「為全民口腔健康而跑」以及「給自己一個更潔淨的口腔」海報和文宣資料之印行，讓輿論界注目之餘，尚迭有好評，一改過去取締密醫或要求開放勞保的訴求，給予民衆的印象已由灰調而至明朗起來

## 牙場現形記／一九八九

施文儀

### 第四回 以大戴小易 以小裝大難 若非大來遲 戴錯尚不語

各位聽官：為患者裝戴牙冠，邊緣覆蓋之緊密度相信是大家判斷假牙是否適當的標準之一，

但是，大家是不是每一個客思都是經過嚴謹的品質管制，才讓假牙戴離診所，我想這是「僂龜爬

崎」你知知（栽栽）我知知的代誌，沒需要明說；牙場裏也常因為此事，同行相輕，互相批評做得不好，以拉攏患者，但卻因此間接造成牙場不團結的情形，同時也構成牙場水準被人誤會不高的原因。牙場尚且如此，密牙場更加是不堪一掀。

以下兩條故事，是牙場裏傳說的笑話，無定著主角已經痛改

。對內，更即將由臺北市牙醫師公會編印「牙醫師實用手冊」公開發行，使形單勢弱的開業牙醫師，在落實於正規診療的行動之中，能有文宣資料的有力憑藉作為支援。除此之外，面對牙醫學日漸進展的同時，期能以進步的診療服務患者，牙醫師自我要求每年應有之繼續再教育學分的呼聲，已經到了接近成熟而且臻於可行的階段。面臨這樣的時刻，「新牙醫師運動」，終於有了較凸顯的面貌與欲求成功的運動所應具有的聲勢。

然而，為了運動的持續推展，我們不能不冷靜的在此時此地加以檢討，並且承認這樣的運動推展，仍然不免於有其一廂情願的色彩存在。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認為，在根本上即以混水摸魚方式求生，而內心不覺內疚的「牙醫師」，原本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不列入考慮之對象，少了他們，自然對整個運動的本身更有益處。但是，我們不能不知道，在牙醫界中觀望與持疑者數目仍屬眾多，倘若能有他們的加入，自可以除去前述的一廂情願色彩，更可以讓「新牙醫師運動」有其真正的落實。

可惜，問題出在他們觀望與持疑的理由，正是他們面對新牙醫師運動的參與關頭時，所產生的心理情結。更不幸的是，推動新牙醫師運動的各個單位，一直迷戀於舉辦活動得來的喝采與掌聲，竟至產生新牙醫師運動已獲多數認同的幻覺，使整個運動，客觀地檢討起來，只滿足了心理上的虛榮，卻不見應該可以跟隨而至的實惠。這樣的狀況，如果一直存在，則

新牙醫師運動的未來必不可能為整個牙醫界架構出理想的診療環境；相反地，却極有可能在遭遇緩進的挫折後，保持自掃門前雪的一定規模而已。

更明確的說，牙醫界能有理想的診療環境，讓牙醫師個人因而有其應有的尊嚴與合理的報酬，自然是所有牙醫師們均樂於見到的美好結局。截至目前為止，新牙醫師運動的許多內容，固然有其不容懷疑的良法美意，只可惜尚缺少解決他們面臨新牙醫師運動所產生的切身問題之方法。舉例而言，在要求落實於正規診療方法方面，從來沒有論述提及如何順利卸下落伍診療所造成的心理包袱，以致多數的牙醫師自溺於這樣的「原罪」而怯於自拔。而在呼籲提升診療水準以及希望訂定合理收費的同時，新牙醫師運動應該強調建立約診制度，與限制每日門診人數來配合，更應讓患者有知曉與選擇診療方式的權利，獨獨不該讓有能力者享受牙醫師有義務照顧經濟困難者的優待收費。

站在關愛新牙醫師運動與企盼運動有成的立場，有鑒於新牙醫師運動在鼓勵牙醫師由自省的角度出發之餘，自己却忘了應有的各階段檢討，以及不自知運動推展的可能癥結與其解決方法，實不能不藉本文予以指出其不該有的疏忽，藉以避免在另一階段的出發行動中，失去可以踏穩的安全結構，導致產生原本可以預防的傷害。同時，也盼望對新牙醫師運動更為敏銳的觀察者，基於同樣愛護的理由，不吝提出所發現的缺陷以為再出發的預警。

前非，但是我也希望藉這故事，在以後的牙場裏，發揮一些警惕作用，讓這款笑話，變成神話。

一、有一位牙科技工先送一假牙到某密牙醫處，接著又送另一假牙到某位牙醫師處，該牙醫師發現技工送錯假牙，促技工趕快回去密牙醫處換假牙，殊不知，說時遲，那時快，那密牙醫已把假牙黏上，而且病人已回家去

了。

二、某位贗復名醫，雖然以治療費太高，但是慕名而來的病人仍然絡繹不絕，名醫也忙得喘不過氣來。一日清早，他約診兩位病人來戴假牙，正巧又是同一顆牙齒，八點來的病人，名醫很快地就為其黏著好。接著，九點的病人也來黏假牙，可是名醫發現，怎麼都裝不上去，名醫赫然

發現——他裝錯假牙了，因為名醫磨牙的技術爐火純青，除了尺寸大小有別外，其所磨的外型，幾乎一模一樣，因此，才有戴錯假牙的事情發生。

註：僂龜＝駝背的人

爬崎＝爬坡

作者／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牙橋」雜誌總編輯，省政府衛生處工業技正